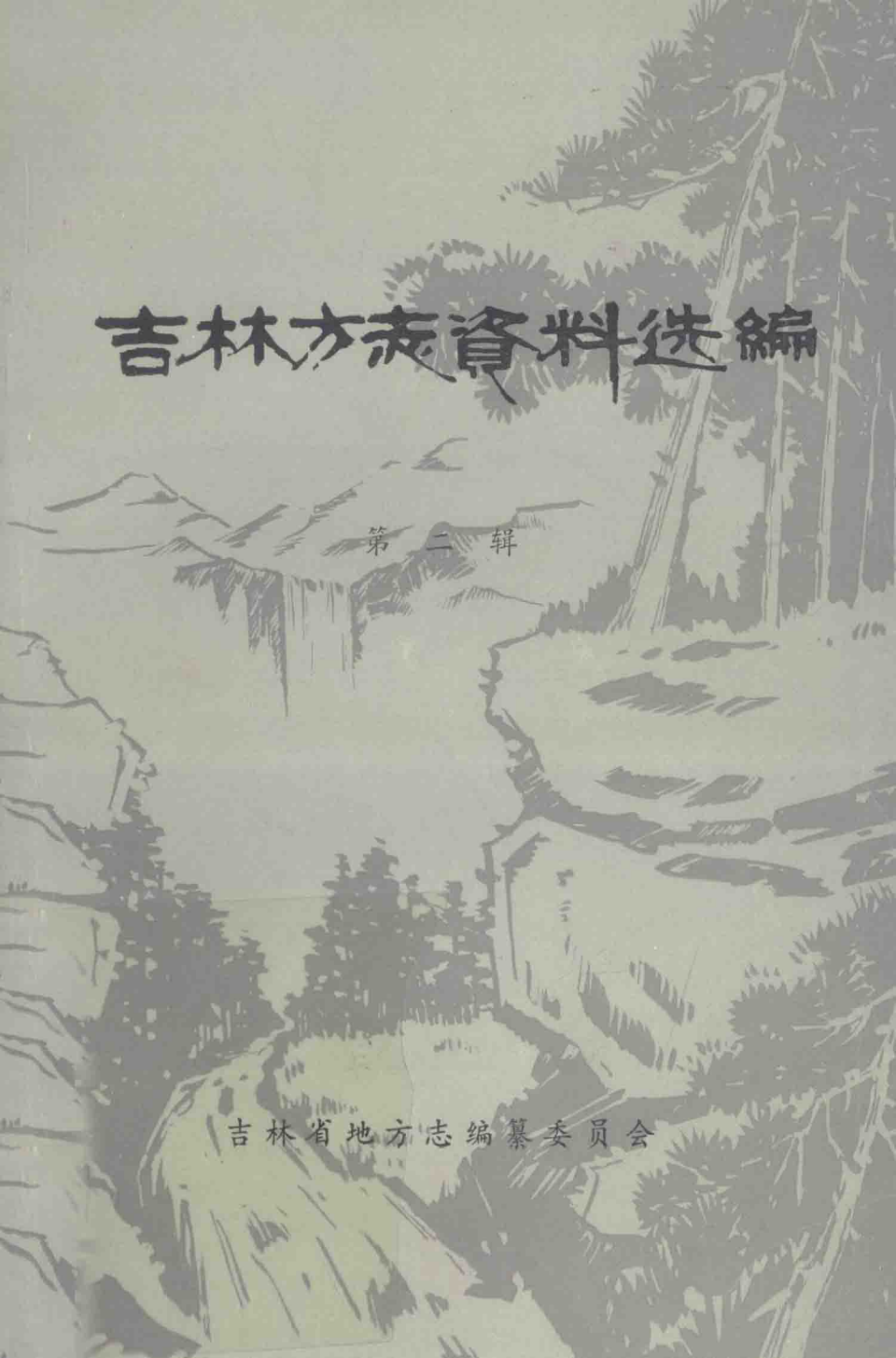




吉林方志資料選編

第二輯

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吉林方志资料选编

主 编 李君超

副主编 纪 新

党 戈

封面设计 王成礼

一 版式设计 马青春

【山民王 编著吉林方志】

吉林方志资料选编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

九台县印刷厂 1987年1月印刷

850×1170mm 大32开本 7.75印张 180,000字

印数：1,000册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6637号

(881)

吉林方志资料选编

1986年第二辑

(总第二期)

目 录

资料工作研究:

关于科研与资料关……………孔经纬 (1)

新编地方志的资料工作……薛虹 (16)

吉林大事:

蒋日伪合流的一幕丑剧

——对通化“二·三”暴乱事件的探讨

……………王元年 白玉武 (30)

✓《清实录》

吉林流人史料摘抄……………梁志忠 (57)

吉林水电:

第二松花江的开发和丰满水电站

的今昔.....彭连港 (138)

吉林金融:

吉林银元.....马殿英 (194)

革命回忆录:

——舒兰县保安团二营

的成长过程.....吴殿甲 (224)

资料信息:

吉林近代交通邮电档案史料简介

.....邵士杰 (230)

资料研究:

关于吉林省最初架设电报线时间和

省城设立电报分局时间的考证

——兼与董学增、田志和同志商榷

.....王百荷 (241)

编者按：吉林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孔经纬同志是我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委员。他对修志工作很关心，亲自到省地方志编委会机关，讲“《关于科研与资料关》”的问题。他以几十年搞科研的切身体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资料工作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搞好资料工作等基本问题。现将他的讲话录音加以整理发表，供全省修志工作者和有关科研人员学习、阅读。搞好资料工作是当前我省修志工作的中心工作，负责修志的各级领导同志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应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切实把资料工作抓紧抓好，为修志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关于科研与资料关

孔经纬

（根据本人讲话录音整理）

我要讲的题目是《关于科研与资料关》，就是搞科研怎样过好资料关。下面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资料工作的重要性

搞科学研究，首先要占有资料。如果不占有资料，什么东西也搞不成。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同志，对这一点都深有体会。那怕是写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也需要有资料。搞科学研究是离不开资料的，特别是属于基本建设和拓荒性质的，更需要全面占有资料。根据我的理解，搞地方志就是一项基本建设，更需要全面地占有资料。在编纂地方志整个进程中，包括省志、市志、县志、各专业志，应该占多少时间，用多少精力去搞资料

呢？根据我的体验，大体要占去整个工作三分之二的时间，要用三分之二的精力去搞资料。我从1950年开始搞科学研究工作，到现在三十六年了。在这三十多年当中，我的体验，搞我们这一行的，特别是沾点历史边的，只要是搞一个象样的课题，就要把主要精力、大部分时间用在搞资料上。我觉得，搞地方志也应该是这样的。

搞科学研究，过好资料关，要防止四个偏向，也就是有四点忌讳。

一是忌讳“总在提纲上打圈子”。我在青年时代，搞研究就好这样，总是翻来复去修改提纲，就是不能够深入到资料里去。搞资料很费劲，要到全国各地去跑，要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找。1979年我去齐齐哈尔图书馆查找资料，这个图书馆藏有很多伪满时期的书刊，都在很高的小阁楼上放着，阁楼里灰尘很多，要到那上边去查找，很费劲又危险。一位工作人员扶着我上去，还要带上口罩，穿上靴子和工作服，搞了两三个钟头，总算是得了点资料。若是搞提纲呢？就不会冒这个危险，也不必费那么大的劲。搞科学研究迟迟不去看资料，老是空对空不行。做机关工作的同志，容易犯这个毛病。某省有一个沿海城市要搞港口史，大部分同志是由机关中抽出来的。他们就犯这个毛病：今天讨论提纲，明天研究指导思想，就是不下去搞资料，结果港口史搞到现在还不行。1981年春，我到他们那去，他们说资料搞的很多，都用不完了。我一看，什么资料哇？就是一堆书本在他们屋里堆着，有的叠了一下，有的没叠，却说掌握了资料，搞了多少万字。我对他们说，那是个“零”，把那些书搬搬家，放到自己屋里堆着，然后在那讨论提纲，那不是胡闹吗？所以，我认为这个毛病必须克服。

二是要忌讳“满足于表面概况和一知半解，自我陶醉”。有些同志了解一些表面概况和大致的轮廓，说起来津津有味，

“我掌握东西了”，好象马上就可以写成书了。这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是很可怕的。1981年暑假，我去兄弟省地方志编纂机构办的修志班讲课，接触一些搞省志、市志、县志、各专业志的同志。有些同志本来没有掌握多少资料，就是看了什么沿革呀，了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就满足了。结果一求真，一落实，就出问题了。我带学生搞科学研究也有所体会。有一个学生，让他搞论文，他专翻沿革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来汇报，说情况都掌握了，结果写出资料来一看“砸锅”了，净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这怎么能够称之为科学研究呢？有这个毛病的人，必然是一误再误时机，过了若干年也不会见成果，不会见功效。

三是忌讳“在资料工作没有达到一定要求的情况下，过早地动笔写东西。”对一个人来说，自我否定是很难的，自己刀割不了自己的把。形成个框框，那怕是谬误的，也不好突破。应该是这样的：在资料工作没有达到要求的情况下，不要过早地动笔写东西，不能来虚的，这一点很重要。进行科学研究，搞虚假繁荣、虚假膨胀，不行。

四是忌讳“即不能事先不考虑总体设计和具体要求，又不能不注意通过资料搜集而不变动原来的总体设计和具体纲目。”有人以为，资料就是一切，盲目地去搞资料，这也不行。搜集资料前，得有个总体设计，有个具体要求，也需要仔细研究讨论。我们省有一个单位，原来想搞全东北的什么史，后来又改搞吉林省的什么史。他们一开始就投入资料工作，既没有设想，也没有拟提纲。结果搞出来的材料支离破碎。由此看来，应该有个具体纲目，带着问题去搞资料，然后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充实、扩展和修订这个提纲。

搞总体设计，预先要有个具体要求，但决不能一成不变。提纲仅是一个简单的初步设想，需要通过资料搜集，来不断地修正、完善原来的设想。前年兄弟省某市地方志编修机构开了个

会，让我去讲一讲。那里有的单位就存在这个问题，说“纲目是集体讨论的，掌握点儿资料就想给我改”，这样不行，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修志中的问题，是违反科学研究原则的。其实初步设想不会是很实际的，没有这个设想不行，但是“设想不可改变”，更不行。应该是从提纲到资料，再从资料到提纲。提纲的最后落实，归根结底要看资料情况而定，这是个原则。它符合搞科学的客观规律，也符合编修地方志的客观规律。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用行政手段，那是不能解决科学中的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如何搜集资料

所谓资料，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已有研究成果的有关部分，指已经发表的论文、著作，或者是在历史上已经编好的书，如《吉林通志》、县志、资料书等；第二个方面是指新发掘的资料，不是在一般论文、著作中能看到的，也不是在已有书里能看到的。主要是指档案资料。档案资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档案；一是现实档案。比如，我们研究建国以来的现实问题，怎样搞档案资料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国家领导人的报告等，那都是已发表的，不是新的发掘。我所说的新发掘，是没有发表出来的档案资料、文件等。我搞科学研究三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年不到档案馆和全国各地大图书馆去查找。在档案堆里，“沙里淘金”搞资料。前些年，我在辽宁省档案馆见到几位凌源县的同志，专搞源凌县的资料。他们肯下功夫，搞了二年，搞出的都是没有发表的资料，是新的发掘。做为资料，一个是已有成果的有关部分，一个是新发掘的部分，更艰巨的是后者。辽宁省搞地方志同志查阅档案风比较盛。我每次到辽宁省档案馆，都看到有搞地方志的同志在那里

查阅资料。搞学问也需要有硬骨头精神，不能让人可怜我们怎么困难。我省搞交通志的崔承章等同志写出的《吉林公路交通史稿》，就是在档案馆里蹲出来的，很有成绩。还有银行界搞金融志的同志编出《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也很有成绩。但是，就我们全省来说，不如辽宁省查阅档案风那么硬、那么普遍。

资料工作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不能走极端。有人说，档案资料就是一切，就靠档案解决问题，这也不现实。有些问题档案里反映不出来，这种情况很多，历史上的档案也不可能是很全的。需要重视档案，但不能走极端。两者不可偏废，对已有成果的有关部分要搞，还要发掘新的东西。那么搜集这两个方面的资料怎样来进行呢？我认为，第一步应该使已有的资料要为我所用，不要懵头转向就上档案馆。我吃过这个亏。1959年我们去东北历史档案馆，三、四个人在那蹲了好长时间。由于我要搞的课题事先没有总体设计，对已有的成果也没有认真地去接受，费很大劲，效果很差，该取的没取出来。机会一过去再想去翻，很难啊。我们走了弯路，就是以为档案资料决定一切，忽略了对已有成果有关部分的吸收，这是错误的，违反客观规律。所以第一步应该使已有的资料为我所用，第二步再花大气力搜集为我所用的第一手资料，要循序渐进。

搜集资料效果的大小、好坏，同每个人的认识水平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谁去都能把资料搜集来。几个人都去查看同样的资料，效果是不同的。我做过试验，派几个人在不同时间去搞同一类资料，结果大不一样。第一个人没有查找出来的，第二个人同样看这个资料查找出来了，第三个人查找的资料，就有雷同之处，这种差异，反映他们几个人的认识水平不同。我本人也有体验，1956年，我把关于工业方面的日文档案翻了一下，查到些资料，1960年我又重翻了这些资料，发现有许多资料当初没

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我的认识水平受到限制。1976年，我又翻这些资料，又有新的发现。所以，可以断言，搜集资料效果的大小、好坏，往往反映出一个人的认识水平高低。我们先要对问题有个基本掌握和认识，比如，沿革呀、概况呀，都应知道，但用的时间不要过长。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是空的，主要是应把认识水平的提高同搜集已有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同步前进。边搜集已有的资料成果，边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有一个市搞地方志，他们把已有的关于这个城市的记载只浏览一下就放下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发掘档案资料上了，专看这个城市的海关册，这就不行了。首先，要认真地把已有的有关资料拿出来，然后再发掘。根据我的体验，一般来说，档案资料占四，已有的有关资料占六，“四、六”开，或“三、七”开。所以，对这类资料要认真地搞，不是浏览阅读，而是把它摘录下来，为我所用，“对号入座”。除此以外，就是要搞档案资料，特别是历史档案和当今政府所存的有关建国以来的以及反映现实情况的档案，一定要翻阅，而且同样也细分、细记，“对号入座”。我在某省档案馆发现一个搞地方志的同志，他拿一个小本记，我叫它“豆付帐”。把档案资料记的象“豆付帐”，这样乱糟糟的怎么行。搞资料应是分的越细越好，阶段分开，阶段的问题分开，某一方面，某一时间，一事一卡，分类编号。用科学方法来搞，让资料自身讲话，这时候写东西，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在搞资料当中，一定要选好资料，要取舍得当；当时就取舍，不要等事后取舍。要抄好资料，校核资料。我曾派三个研究生去南京二史馆查阅资料，结果丢三拉四，有好多资料不能用，不是出处丢了，就是两个数字相加不等于那个总数。要排列好资料，每一次搞的资料都要排列好，这样，才能使你知道了那些资料，还缺那些资料。我们一方面要带着问题去查看

资料,另一方面又要格外寻找资料,吸收资料。原来没带着这个问题,但见到这方面的资料也不能放掉。听说有人到陕西省档案馆查阅资料,事先有个设想,但结果查提纲上所列的资料恰恰没有搜集到,而新发现不少资料,可惜没有取回来。事先的总体设计很可能不符合实际,你想要的资料没有,不想要的资料有了。那就要根据你的认识水平,一定把它拿出来,然后回来再把它纳入到总体设计中去。总体设计是可变的,这一点不可忽略。再有对一些零星资料也决不可随便舍掉。对大块的,如整篇、整卷的,一复制,就到手了。把零星的资料舍去了。到最后总是接不上捻。所以越是零星的资料,越要注意,积少成多,积零为整,才能把问题的首尾连贯起来,弄明白。我在辽宁省档案馆,看见有人搞金融档案资料,专找大块的不要零星的,恰恰零星的资料能说明许多问题。结果一加整理,资料挨不上,“缺胳膊少腿”。搞地方志的同志往往犯这个毛病,光整大块的资料,问题深入不下去,说的净是“大估景”,人云亦云,大家重视的他重视,没被认识、没被重视的他舍掉了,没有反映出来。

搞资料,千万不可以只是叠一叠,划一划,或者搞一下“豆腐帐”之类的记录。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获取资料。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要定期搞纲目与资料相互落实的工作,也就是定期整理资料,然后视资料情况进一步充实纲目。千万不能盲目乐观,到头来发现缺这个资料、少那个资料,造成被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资料加工。资料加工,就是对原资料进行加工和再制。比如,原有资料中的这个表,那个表,想要为你所用,就得根据这个表再制成一个表,没有这个本领不行。现成资料有相当部分不能为你所用。有了资料以后,要用好,这里就包含着资料加工和再制的问题,形成一个新的资料。

第三个问题，研究过程与资料工作的统一性

研究工作通常必须经历四个步骤：第一步，吸收已有成果。写论文、写书、写地方志都是一样，要吸收已有资料成果；第二步，占有第一手资料。这是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料工作，整个研究工作同资料工作是统一的；第三步，研究问题，形成观点，树立见解。这是同研究资料、充实资料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同资料形影相吊；第四步，边写边改以至最后定稿。这也包含着资料验证和资料调整等工作。可见研究过程同资料工作是完全统一的。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之，资料工作构成研究工作的核心。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资料工作做得怎样。我们搞地方志编纂工作，不论是省志、市志、县志，还是各个专业志，都必须认真搞好资料工作，否则是写不出合乎志体要求的志书来。我认为，人们搞地方志失败或不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搞好资料工作。我们现在搞地方志同志，成功者少，失败者多，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同人员的构成、领导的重视程度都有关。但是，我认为没有搞好资料工作是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同志应该真正地用实际行动把资料工作重视起来。

搞资料，遇到说法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不一致的地方决不能够任选其一，而舍去其它。我们搞地方志的往往犯这个毛病，对说法不一的资料，不能主观随意地去取舍。应该考证一下真伪，或者综合各种说法而归于一体；或者各取所长，经过分析研究，取舍一下，让支流归于主流；或者摆出各家之说，让人家参考，这样，对后人有好处。

资料的衔接性也很重要，只是摆点畸形集中的东西，而缺

乏首尾一贯的内容是不行的。某省一个县修志部门给我寄来点东西,我看了一下,就犯畸形集中的毛病,不能说明整体。比如他们罗列不少1934年的资料,并据这一年的资料为整个伪满下结论。1934年是伪满前期,1937年以后伪满情况变化很大,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以前也大不一样,用1934年的情况怎么能概括整个伪满统治时期呢?所以,要尽可能地挖掘资料,要注意资料的衔接。对重点问题,要有重点地去查找资料依据,要找那些能够影响全局的关键性的内容,对反映这些内容的资料要多搜集,要有主有次,不要平铺直叙,都撒“芝麻盐”,比如,在客观上它是重点问题,我们就应该有重点地去搜集这方面资料,去体现这个重点。有的人写地方志,在前面,把指导思想写一大堆,一看志书的内容,根本没有体现出来指导思想,那就是资料工作没有跟上去。有的地方,需要引证原资料注明出处;有的地方则不必引证原资料。但是,志书记述要有资料做基础,并且要以资料反映出来的事实为依据。我听到一位搞地方志的同志说,我们现在查阅的资料只是要被引用加注,剩下的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看法不对,搞来的资料不仅是为了引用,同时也是为了不加注引号的叙述打基础。以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搞资料是错误的。有一种所谓科研,其实并非科研,如只根据现有成果加以东拼西凑的文章和书,既然不具有创造性,也就不能称其为算数的科研成果。什么是科研?得有创造性。那种几乎不搞什么资料工作,不过是别人的文章、别人的书的“小搬家”,不能称其为科研。我认为,研究过程同资料工作是统一的,必须注意统一性,才能搞好科研工作。

第四个问题, 资料工作与局部和整体相互关系的处理

我们编修的是吉林省的志书,记述本地的历史和现状,但

也需要处理好同全国、东北地区、省、市、县之间的关系。我们吉林省是东北地区统一体中的一部分，吉林省又同各市、县具有紧密联系。所以，在地方志书成果上应有必要的反映。有的要明确地写出来，有的虽不必明说，但在志书中要有所渗透。这就牵扯到全局、中全局、小全局之间的关系，整体同局部的关系，省同全国、同东北地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地方志成果中，对这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据我了解，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搞地方志的同志在这方面重视不够。表现在做资料工作时，没有重视搜集这方面内容的资料。

解决大、中、小全局之间的关系衬托的问题，也要从资料工作入手。有些属于这方面的资料一定要兼收不漏。除此之外，还要找一些现成的书、文章，拿来为我所用。如搞经济志与经济类各专业志，对中国经济史和东北经济史方面的资料不可忽略。特别在牵涉到地位、作用问题的资料，必然要触及到省、市、县同东北地区乃至全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现成的具体资料可供利用，则须根据各方面的资料予以综合和具体改制，这是更高级的资料工作。应该具有处理、再加工、再制作的本领。

东北地区（包括东三省及内蒙东部）在历史上即形成为一体。现在国务院设有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设在沈阳。他们特别强调自清代以来东北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兴衰的历史联系。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抓住其自身的特点，有同等重要意义。

我认为东北地区地方志工作者应有必要的经验交流，以促进共同提高。东北作为历史上的统一体，有好多共性的东西。邻近县之间的交流经验也有必要。

对建国后的资料搜集问题，不能盲目乐观，认为这个问题好办，其实亦不然。建国后和当前的资料问题，也需要花大力气去做工作。我们吉林省资料工作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

各个部门应该搞成套的资料书。比如，农业经济资料、工业资料、林业资料、商业资料、金融资料、交通运输资料等。现在是建国以来各个方面的系统资料都没有。不重视资料工作，研究工作很难走在前面。解释领导的讲话、报告，那是最低水平的理论工作者，应做高级的理论工作者，为党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依据。这样就要全面系统地占有大量的资料，所以，搞地方志对建国后这段资料的搜集工作不可轻视。我们各厅局去搞各方面的专业志，只靠自己厅局那点资料是不行的，也同样需要做艰苦的资料工作，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否则编修志书的进展将是缓慢的。即以现实经济资料而论，很缺乏整理，要达到为我所用，并非轻而易举。

第五个问题，资料依据与确保科学性

搞科研，首要的在于确保它的科学性。没有科学性，缺乏科学性，为科学所不容。搞地方志，实际上是科学文化上的一大基本建设，是对社会进程的记录和总结，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综合教育编写教材。这项工作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但在实践中，有不少问题，随意性很强；写出东西很不负责任。我们搞地方志的同志，科学观念强不强不一样。对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要按着搞科学的要求来搞？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方志要经得起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的考验。在学术界，水平比较高的作者提出来：写一本书起码要挺半个世纪的考验。我们的地方志要传下去，何止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呀！千秋万代呀！怎样确保科学性？这就需要从搞好资料工作入手，并以此确保其科学性。科学的表述，是以全面系统占有大量资料为前提的。有的人主观上虽然也想按要求做好，但只掌握了某些资料片断以后，便以为万事大吉，

可以下结论了，结果出了偏差。所以，搞资料，必须尽责在我，尽量求全。根据这点来讲话、下结论，你才能深入浅出，理直气壮，敢于负责。

另外，还有个资料鉴别问题。过去讲考据，使人望而生畏，怕的不得了，弄得很神秘。其实所谓考据，无非是通过不同记载以及背景考察和事物联系性的比较判断其真伪。我们搞地方志，也要用这种方法，查出不同的记载，找出所处的具体背景，从事物比较中验证其可能性与合理性。根据我的体验，一般不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判定资料的先决条件，除了要有必要的文化知识基础，还要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一点马克思主义不懂不行。按马列主义基本要求、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要求，看哪些问题应该突出？什么时代有什么特点？所谓理论，也可以说是对规律性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际出发，揭示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设想，连一点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没有，也能编好地方志！地方志不只是就事论事地摆些资料，描画一下概况。现在搞地方志有这样一种毛病，都是概况，根本没反映事物内部联系、因果关系、影响、作用等。地方志应该成为一种科学性的著述。应该把地方志编修人员培养成为一支科学队伍，用人才，出成果；出成果，出人才。

第六个问题，我写《东北经济史》一书所做资料工作的回顾

我写这部书用了八年时间，现在已经写完了，全书四十五万多字，即将出版问世。这是一部拓荒性质的学术专著。它包括清代、民国、伪满等三个历史时期。我用的资料是从书刊、文献、档案、方志等中摘取的。